清史稿/卷4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一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四十二

► 卷四百四十三

列傳二百二十九

徐樹銘薛允升宗室延煦子會章汪鳴鑾長麟

周家楣周德潤胡燏棻張廕桓

徐樹銘，字壽蘅，湖南長沙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典四川鄉試。咸豐二年，遷中允，簡山東學政。累遷內閣學士，授兵部右侍郎。督學福建，按試興、泉。適莆田、同安呂、黃二氏械鬥，勢洶洶，樹銘喻以大義，手書勸諭文付二氏，躬祭鬥死者而哀之，二氏愧悔；復為立型仁、講讓二塾，訓其子弟，二氏愈益和。秩滿，乞歸養。同治五年，起署禮部左侍郎。明年，督學浙江，以薦舉人才中列已罷編修俞樾，嚴旨付吏議，謫遷太常寺少卿。

光緒初，鴻臚寺卿，遭父憂，終喪，起授通政司副使。十年，晉太常寺卿。永定河決，詔樹銘往勘，既至，奏罷河工酌用民力及折價交土章程，民德之。法越事急，念海道梗阻，乃疏請漕糧改歸河運，敕直隸總督治南運全河。十二年，補左副都御史。時議廢當十錢，復制錢，民心惶惑。樹銘言於戶部尚書閻敬銘，請發倉廩，俾民以當十錢購粟，糶平而錢不廢，民乃安。十五年，授工部右侍郎。歷充順天、浙江鄉試正副考官，會試總裁。二十年，中東構釁，樹銘數上封事，皆不報。旋遷左都御史，充經筵講官。疏請行蠶政，敕督撫令有司營辦，以從違為舉劾，上嘉納，下其疏各省。二十五年，拜工部

尚書。旋病卒，予優恤。

樹銘幼穎異，問學於何桂珍、曾國藩、倭仁、唐鑑諸人。生平無私蓄，惟嗜鐘鼎書畫，藏書數十萬卷，雖耄猶勤學不倦雲。

薛允升，字云階，陝西長安人。咸豐六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累遷郎中，出知江西饒州府。光緒三年，授四川成綿龍茂道，調署建昌。明年，遷山西按察使。值大祲，治賑，綜覈出入，民獲甦。又明年，晉山東布政使，權漕運總督。淮上患劇盜久未獲，允升訶得其巢，遣吏士往捕。歲除夕，盜方飲酒，未戒備，悉就執。六年，召為刑部侍郎，歷禮、兵、工三部，而佐兵部為久。念國家養兵勇糜餉糈，因條列練兵裁勇機宜，上嘉納。十九年，授刑部尚書。

初，允升觀政刑曹，以刑名關民命，窮年討測律例，遇滯義筆諸冊，久之有所得。或以律書求解，輒為開導，而其為用壹歸廉平。凡所定讞，案法隨科，人莫能增損一字。長官信仗之，有大獄輒以相囑。其鞫囚如與家人語，務使隱情畢達，枉則為之平反。始以治王宏罄獄顯名。蓋民有墮水死者，團防局勇已不勝榜掠，承矣；允升覆訊，事白。厥後江寧民周五殺硃彪，遁；參將胡金傳欲邀功，捕僧紹棕、曲學如論死。侍讀學士陳寶琛糾彈之，上命允升往按，廉得實，承審官皆懲辦如律。

二十二年，太監李萇材、張受山構眾擊殺捕者，嚴旨付部議。允升擬援光棍例治之，而總管太監李蓮英為乞恩，太后以例有「傷人致死、按律問擬」一語，敕再議。允升言：「李萇材等一案，既非謀故鬥殺，不得援此語為符合。且我朝家法嚴，宦寺倍治罪。此次從嚴懲治，不能仰體哀矜之意，已愧於心；倘复遷就定讞，並置初奉諭旨於不顧，則負疚益深。夫立法本以懲惡，而法外亦可施仁。皇上果欲肅清輦轂，裁仰閽宦，則仍依原奏辦理。若以為過嚴，或誅首而宥從，自在皇上權衡至當，非臣等所敢定擬也。」疏上，仍敕部議罪。其時蓮英遍囑要人求末減，允升不為動。復奏請處斬張受山，至李萇材傷人未死，量減為斬監候，從之。二十三年，其從子濟關說通賄，御史張仲炘、給事中蔣式芬先後論劾，允升坐不遠嫌，鐫三級，貶授宗人府府丞。次年，謝病歸。

二十六年，拳禍作，兩宮幸西安。允升赴行在，復起用刑部侍郎，尋授尚書。以老辭，不允。二十七年，回鑾，從駕至河南。病卒，卹如製。箸有漢律輯存六卷、漢律決事比四卷、唐明律合編四十卷、服制備考四卷、讀例存疑五十四卷。子浚，光緒六年進士，官禮部郎中。

宗室延煦，字樹南，隸正藍旗，直隸總督慶祺子。以任子官禮部主事。咸豐六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三年，車駕北狩，錄城防功，擢四品京堂。明年，授贊善。累遷內閣學士，除盛京兵部侍郎。同治六年，調戶部，數勘辦展邊墾地。十一年，移督倉場。與漢侍郎畢道遠疏請漕糧起運本色濟兵食，議行。光緒二年，出為熱河都統，以圍場曠莽，易叢姦宄，請增置營汛資守禦。有土寇王致岡者，構眾擾平泉、赤峰、建昌諸處，積為民患，官軍莫能捕，至是遣守備松恩剿平之。尋移疾　　去。

九年，授左都御史。念會典事例自嘉慶間續修，中更六十餘年，典章制度，視昔彌劇。及今不修，恐文獻無徵，難免舛漏。疏請敕廷臣集議開館，限年修明憲典，得旨報可。十年，晉理藩院尚書，調禮部。萬壽聖節，大學士左宗棠未隨班叩祝，延煦上疏論劾。略謂：「左宗棠職居首列，鴻臚引班時，竟步出乾清門，不勝駴詫！國家優禮大臣，宗棠被恩尤重。縱捐頂踵，未報萬一，乃躬履尊嚴之地，絕無誠敬之心。如曰遘疾，曷弗請假？而必故亂班聯，害禮負恩，莫或斯等！」疏上，下宗棠吏議，以延煦語過當，詔革職留任。

會山東民埝決口，言者劾巡撫陳士傑誤工狀，命延煦偕祁世長往按，白其誣而言其失計。又以遵旨巡察海防，具圖說以上，謂：「煙台、旅順對峙，海面至此一束，兩岸同心扼守要隘，津、沽得有鎖鑰。防守之法，應如何測淺深，審沙線，備船砲，設水師；募諳海戰之人，必有制勝之策。」上韙其議，特宣示。還京，再移疾，不允。十二年，兩宮祇謁東陵，詣孝貞顯皇后陵寢，慈禧皇太后不欲行拜跪禮，延煦持不可，面諍數四。方是時，太后怒甚，禮部長官咸失色，延煦從容無少變。太后卒無以難，不得已跪拜如儀。延煦起家貴介，以文詞受主知，而立朝大節侃侃無所撓，士論偉之。明年，卒。

子會章，光緒二年進士，歷官理藩院侍郎。戊戌政變，漢京朝官罹法網者眾。會章獨奏論刑獄貴持其平，不當以滿、漢分畛域，言人所不敢言，論者謂其伉直有父風。

汪鳴鑾，字柳門，浙江錢塘人。少劬學。同治四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司業，益覃研經學，謂：「聖道垂諸六經，經學非訓詁不明，訓詁非文字不著。」治經當從許書入手，嘗疏請以許慎從祀文廟。歷督陝甘、江西、山東、廣東學政，典河南、江西、山東鄉試，顓重實學，號得士。光緒三年，父憂歸，服闋，起故官。歷遷內閣學士，晉工部侍郎，兼筦戶部三庫。十六年，赴吉林按事，與尚書敬信俱。

二十年，主禮部試。時日韓釁起，朝議紛呶。詔行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充五城團防大臣。調吏部右侍郎，兼貳刑部。逾年，和議成，日人堅索台灣，鳴鑾力陳不可，稱上意。時上久親政，數召見朝臣，鳴鑾奏對尤切直。忌者達之太后，故抑揚其語，太后信之，上不自安。其冬，遂下詔曰：「朕侍奉皇太后，仰蒙慈訓，大而軍國機宜，小而起居服禦，體恤朕躬，無微不至。乃有不學無術之徒，妄事揣摩，輒於召對時語氣抑揚，罔知輕重。如侍郎汪鳴鑾、長麟，上年屢次召見，信口妄言，跡近離間。本欲即行治罪，因軍務方棘，隱忍未發。今特曉諭諸臣，知所儆惕。汪鳴鑾、長麟並革職，永不敘用。嗣後內外大小臣工有敢巧言嘗試者，朕必治以重罪。」既罷歸，主講杭州詁經精舍、敷文書院。三十二年，卒。

長麟，滿洲鑲藍旗人。光緒六年繙譯進士，授編修。累至戶部右侍郎。

周家楣，字小棠，江蘇宜興人。咸豐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散館，改禮部主事，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。其時教禍棘，四川總督駱秉章夙持正，外人以將軍崇實易與，遇事輒就決之，數興大獄，至殺平民二百人，勿之問。家楣上書執政，極言其害，請教案歸總督裁決，卒如所言。各國相繼換約，交涉益劇，枋事者多依違。家楣苦心經畫，凡議覲禮、遣使臣、護僑民，皆委曲歷久而後定。洎日本闚台灣，海防亟，乃為策先謀足以製日者。於是大學士文祥舉立海軍、造船艦、築砲台、制槍械、採煤鐵、招僑商，及用人、籌餉諸端，折衷眾說，屬草議上之。累遷郎中，擢五品京堂。

光緒改元，除太僕寺少卿，典四川鄉試。越二載，遷順天府府尹，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，遭憂去。服闋，署左副都御史，直總署如故。八年，再授順天府府尹。時吏治日弛，家楣自初蒞即奏增經費，劾污吏，練捕盜營，親決獄訟，設通州、良鄉官車局、近畿教養義塾、善堂、留養局，增貢院號舍，擴金台書院，制孔廟祭器、樂器。及再任，益有興革，郡中一切皆治辦。

九年，霪雨河溢，州邑籥菑，亟疏請帑，复募集銀百餘萬。會關東大熟，勸募雜糧，亦獲數万石，卹飢困。明年春，大舉工賑，濬京南鳳河，京東北運河，武清、寶坻兩減河、宛平龐谷莊百二十村溝洫。通州、涿州、霸州、保定堤壩決口，分助直、魯工賑皆鉅萬。僉謂京畿救荒之政，為百年所未有云。

家楣方負時望，累兼署禮、戶、兵三部侍郎，上意駸鄉用。既而恭親王奕訢罷政，朝局一變。法越事起，朝士激昂多主戰。家楣以法彊盛，不可輕敵，乃自具疏，略謂：「法

人肆擾海疆，台灣亟於戰禦，餉械阻絕。敵以兵船十數游弋海口，伺隙抵巇，各國且潛濟之。台灣雖勝，與內地隔。越南得手，得一地留一師，亦恐分兵致弱。今調停之說，發之自彼，權之在我，不得不別具深謀，欲擒先縱。至中國實能自強，轉無戰之可言。此大局之樞紐也。」疏上，自知其言不協時，曰：「吾終不以附和誤國。」給事中孔憲　劾張曖桓洩漏機密，語連家楣及吳廷芬等，乃罷直總署，轉通政使。十三年，卒。順天士民感其遺惠，請建通州專祠，詔允之。

周德潤，字生霖，廣西臨桂人。同治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司業，歷侍讀學士，充日講起居注官。光緒八年，除少詹事。星變陳言，上修理政刑六事。再遷內閣學士。十年，大學士左宗棠稱疾請解職，德潤力言：「宗棠不宜去位，請旨責其引退之非，示以致身之義。」稱旨。當是時，言路發攄，德潤先後劾巡撫李文敏、倪文蔚不職狀，有直聲。

法越構兵，倡救越議，數請力保藩封，速定戰計，條列急務十端，可危者八，不可和者五，宜用兵者七。又以防務不可歲月計，復請亟籌強邊積穀，以老敵師、操勝算。疏凡十餘上，上數召見，嘉其諳邊情。命行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兩次請敕廷臣集議。未幾，和議起，法人勒退兵，益索償費。議者欲與之，德潤持不可，謂：「苟傷國體，即一介不可與。請定志毋退縮。」已，議敘事棘，德潤獨具疏，略言：「藩封可棄，猶謂非域中也。邊界可分，猶謂非腹地也。商可通，兵可撤，猶謂守約非背約也。五條外橫生枝節，若猶遷就，其何能國？請嚴拒之。」並陳和戰機宜甚悉。上以單銜入告，乖和衷誼，罷直總署。及明詔與法宣戰，德潤遵旨覆陳台、越戰計，力駁德璀琳、盛宣懷所擬和約，條列救台复越六策，力主先戰後和。复上安徽釐稅、梧州關稅積弊狀，先後命大臣廉得實，設法整飭之，歲課贏數十萬。

明年，和議將成，德潤臚舉八事進，曰：習勤苦；責疆吏；清內宄；募銳卒；杜中飽；會辦北洋大臣宜分駐奉天海口，南北宜聯一氣；滇、粵宜籌善後；雲南宜設機器局。上嘉納焉。時法使浦理燮等赴越，朝命德潤詣滇治界務。德潤率道員葉廷眷等出關，勘都龒南丹古林箐，緣南溪河至河口保勝蠻耗。十二年，與法使狄隆等論界線，以緣邊二千餘裡，議分五段，執志乘與爭，更正沒入越地三十餘裡，險要地四十里，復大賭咒河外苗塘子諸地數百里。逾歲還，除刑部侍郎，督順天學政。十八年，卒，予優恤。

胡燏棻，字芸楣，安徽泗州人，本籍浙江蕭山。同治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散館，改知廣西靈川縣，未上，納貲為道員，銓直隸。總督李鴻章俾筦北洋軍糈，補天津道。光

緒十四年，鴻章將出閱海軍，有巨猾覬為變，流言胥動。各國領事詰鴻章，鴻章以其事屬燏棻，越三月捕治之，民乃定。海舟應徭自奉天運米豆輸天津，充戶長者，歲出金三萬，往往破家。燏棻廉得狀，上鴻章奏罷之。十六年，大水，民數万止城上。燏棻擴北倉、西沽粥廠徙居之。鴻章用其言，募集銀三百數十萬，复督塞南北運河諸溢流凡八十餘處，民猶及種麥。十七年，遷廣西按察使，賜頭品服。逾歲到官，多所平反。兩權布政使，建遜業堂教士，下臨桂知縣督諸囚習藝。

二十年，入覲，會中東事起，命治糈台。師挫，鴻章東渡行成。諸軍西入關，燏棻疏請資遣之。蔣希夷軍幾潰，燏棻單騎宣諭，卒解遣，無敢譁者。朝廷恫喪師，知募兵不足恃，命燏棻主練兵，成十營，頓小站，號定武軍。小站練兵自此始。燏棻上疏言變法自強，條列十事：曰開鐵路，自漢口至京為幹路，其分支南自光山、固始出六安，自應城、京山、安陸出荊門、當陽；西自懷慶出軹關迳蒲、解達關隴；東自開封、歸德過宿、泗抵清江。曰造鈔幣、銀幣，毋使各國壟市利。曰制機器，國家用槍砲船械，令民廠自造，可塞漏卮。曰開礦產，築路需煤鐵，鑄幣需金銀銅，制機器需五金，擇良吏主其事。曰折南漕，官祿軍糈並易以銀，仍就津市米儲通州，備緩急。曰減兵額，汰老弱，簡精壯，化無用為有用。曰創郵政，取其貲佐度支，驛站、提塘皆可廢。曰練陸軍，將知學問，械求　　畫一，兵取良家，厚將領月糈，嚴戒侵蝕。曰整海軍，軍置帥，總領緣海七省，隸中樞，不受疆吏節度。曰設學堂，農、商、工、礦、醫有顓家，水師、陸軍、女子、盲啞有教法，朝廷為定制，甄而用之。又言停武科，練旗兵，器械、營製、餉章並從西式。次第皆採用。是歲定議造鐵路，自盧　　溝至津，命燏棻充督辦。尋授順天府府尹，疏請展京西支路，首盧溝訖門頭溝，便煤運。

已，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，時董福祥軍駐南苑，斫傷鐵路西國工程師，各公使訴於朝，請罷董軍。燏棻力爭，始留駐近畿，然卒以此罷直總署。燏棻夙以談洋務著稱。次年，拳匪入京，指為通敵，欲殺之，逸而免。膺會辦關內外鐵路之命，路為聯軍佔，歲餘始與英使訂約接收，復歸於我。遷刑部右侍郎，三十二年，轉禮部，尋轉郵傳部。卒，卹如製。予天津建祠。

張廕桓，字樵野，廣東南海人。性通倪。納貲為知縣，銓山東。巡撫閻敬銘、丁寶楨先後器異之，數薦至道員，光緒二年，權登萊青道。時英國請闢煙台租界，議倡馬頭捐以斂厚貲，廕桓持不可。又義塚一區為人盜售，有司已鈐契矣；復與力爭，卒返其地。七年，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。抉蕪湖關痼弊，稅驟進。會久霪雨，江流衍溢，州邑籬菑，出俸錢賑之。明年，遷按察使。徵還，賞三品京堂，命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十年，除

太常寺少卿。

廕桓精敏，號知外務。驟躋巍官，務攬權，為同列所忌。給事中孔憲　摭其致蘇松太道邵友濂私函為洩朝旨，劾之，詔出總署。又以語連同官，並罷周家楣等，朝列益銜之。左遷直隸大順廣道。

十一年，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國大臣。逾歲赴美，舟抵金山，稅司黑假索觀國書，廕桓謂非關吏所得預，峻拒之。電詰美外部，黑假踧踖慚謝。至伊士頓，地近洛士丙冷，華民簞食相迎，初，華民之傭其地也，為美工燔殺，數至二百餘人。前使鄭藻如索償所毀財產，久不得直，至是皆待命廕桓。廕桓既達美都，即與其外部辨論，凡償墨西哥銀十四萬七千有奇。金山華民故好械鬥，嘗為文諷諭之。未幾，美設苛例，欲禁遏華工。廕桓曰：「與其係命它族，毋寧靳勿與通也。」於是倡自禁華工議。繼乃徇眾請，不果行。其它烏盧公司槐花園、澳路非奴、姑力、阿路美、的欽巴新蕾諸案，亦多所斡旋。又與日廷爭論小呂宋設官事，卒如所議。是歲，除太常寺卿，轉通政司副使。十三年，奏設古巴學堂，並籌建金山學堂、醫院。後三年還國，仍直總署。歷遷戶部左侍郎。

二十年，中日議和，命偕友濂為全權大臣，東渡，日人弗納。次年，復命與日使林董賡議商約，廕桓力爭優待利益、徵收稅則二事，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，語具邦交志。二十三年，奉使賀英，上以其領度支熟知外情，命就彼國兼議加稅，堅拒免釐。廕桓歷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而還，條具聞見，累疏以陳。大恉謂宜屏外援，籌固圉，為箴膏起廢策。二十四年，京師設礦務鐵路總局，被命主其事。數言修內政以戢民志，治團練以裕兵力，敕並依行。

先是變法議起，主事康有為與往還甚密。有為獲譴，遂褫廕桓職，謫戍新疆。越二年，拳亂作，用事者矯詔僇異己，廕桓論斬戍所。二十七年，復故官。

論曰：光緒朝部院大臣多負物望，其兼直總署者，時方重交涉，權比樞廷。樹銘、允升通經明律，家楣、德潤議約論戰，燏棻熟時務，廕桓諳外交，皆各有建白，一時理亂，實隱系之。鳴鑾以妄言罷斥，論者疑非其罪。延煦爭謁陵拜跪，劾朝賀亂班，侃侃尤無愧禮臣雲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